



栽下一棵树，结出许多星星

——徐国强先生部分诗作读后

□ 刘长明

和徐国强先生相识近四十年了。对我而言，那时候他是令我仰视的星星级的诗人、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副刊编辑。四十年中，根扎唐山热土，诗歌走出唐山、走进河北诗歌史并在全国诗坛有一定影响的唐山诗人，徐国强毫无疑问是这个位数的其中之一。先生栽下了一棵文学之树，树上结出了许多诗的星星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空，正是国内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的状态，当时，人们对文学的喜爱近乎痴迷，对诗歌和诗人的崇敬近乎崇拜，在报刊上能发表诗歌的人近乎当下的“网红（用在此处绝对不是贬义）”。作为唐山发电总厂青年文学社社长的我，大着胆子敬请徐国强、赵新华两位老师为厂文学青年讲课。感谢文学，就此我们便结下了一生之缘。

从此，在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绿风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等报刊上学习、品读先生的诗，便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四十年下来，先生以最初的《独自燃烧》《我心温热》到第六部诗集《在场》的出版发行，其诗作感动、感染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，稍长或与其同龄的诗人、作家为唐山有徐国强先生这样的诗人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全国著名文艺评论家、作家杨立元教授评价到：“徐国强是一个真正的诗人，在唐山就诗作的品质和成就方面，张学梦先生之后就是徐国强。”“燕赵七子”之一、著名诗人东篱则真情地谈到过：在诗学上引领我的有两个老师，徐老师是其中一个。

“一秒之内，眼里的世界/就有一半已经陈旧/古陶的裂纹其实就是曲折的流/其实就是通往伊甸园的大道（选自诗集《独自燃烧》之《美丽的苦恼》）。”不说诗句的哲理，就拎出“古陶的裂纹”创造出的诗句，美不美？“四季黑下来以后/你自己/就是这个世界的/全部光明（选自诗集《在落叶上行走》之《心灯——写给一位盲人》）。”这首诗，只是美吗？

明朗的诗美使其诗作有着独特的辨识度。有人说当下是盛产诗人诗歌而好诗不多的时代，虽不是一家之言，但也不是十分精准。但是，无论明喻暗喻还是比喻，创造诗的意境美是诗的天性，是真正懂诗爱诗作诗者的基本认同。平凡的生活，一样的汉字，到了徐国强先生的心里却能结出诗的果实。而且，这果实的核一定是诗意的。“女娲炼石的地方/女性五指的手影早已坐落成雄奇的五峰/我在那里捡过补天剩下的边角料/一方方吉祥的石块各有姓名//仿佛见到了自己的前身/见到了自己的身影/我叮嘱身上的骨头/叮嘱骨头里活着的股红/不忘生命中原有的那一份坚挺/保存住胸腔里柔软部位的那一种刚硬……（选自诗集《我心温热》之《灵山》）”，诗句实中有虚，虚中有实，诗的意境是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制的。其实，他的作品一面世，就带有“创造诗的意境美”的自觉。“世界中还有一个世界//在我跌倒的时候/我去过那里//没有地址/没有远远地闪着红色消息的小

窗/没有路/没有脚印提供的方向//但我去过那里//结识了一群长着金头发的星星/捡回来一片薄薄的月光。”这样的诗句是徐国强的，是诗人徐国强的。他栽下一棵树，结出的是有着他生命灵魂的诗的果子。

不变的真情感使其诗作有着赤子般的真诚。徐国强先生性格表面略显粗糙，那是他内心丰富和情感细腻的反哺，常常生活在诗句中，与朋友们在一起便要有意识地跳出诗的境地，幽默一下，嬉笑一下，嬉笑幽默中透着对生活的珍惜、对朋友的真诚。他自称“废墟诗人”，他守望曾经的“废墟”，忘不了“废墟”对他内心世界的折磨，给唐山百姓带来的痛苦，给唐山这座城市黑蝴蝶般的悲伤。“皮肤上的伤早已长好，甚至没有疤痕/曲皱地忆念曾经的灾难。平整的皮肤/比阳光的表面/还要光滑，无法截留任何往事//但一直在疼，与阴天无关；一直在流血/没有出血口；一直在缝合与结痂的过程中/身体睡着裂缝醒着；衣衫清洁/内脏却压着砖石和灰尘/就是在这样明确的隐痛里/我若无其事地去仰望月亮……（选自《在场》之《一道伤有多深》）”痛苦和回忆不是让唐山和唐山人沉沦的借口与理由，在徐国强先生的诗中唐山和唐山人人不仅仅是疼痛，他守望曾经的“废墟”，瞩目唐山大地震后唐山人的心灵修复和唐山这座城市的再生与成长。这种心灵修复、再生与成长，就是唐山精神的核。“四十年，唐山的绿/从这块土地的深处茂盛生出/仿佛是对宝贵煤炭前世的回访；四十年，唐山的花/举着一个个失踪的名字绽放，从凄美到壮美/非要用根缝合一条断裂带，非要用朴素的绿和俏丽的花/对照身份和表达情绪。这些唐山绿和唐山花/是她四十个春天带给这个世界的四十份厚礼……（选自诗集《在场》之《鲜花中的唐山震后四十年》）”

在场的冲动使其诗作有着与时代同频的善良。熟悉徐国强先生的人都知道，他写诗常常如火山喷发般带着节奏、宣泄着激情，而这种节奏和激情往往体现在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时的“在场”状态。这与时下“诗歌是纯自我的表达，没有自我就没有诗歌”“诗歌是小众文学，诗歌并不是写给大众的”等等被所谓诗学理论界、评论界定调的“诗主私”有着明显不同的诗学观和创作理念。他在《在场》“附录”的《布谷声中写诗忙》中写道：“我曾在2005年就提出过一个概念，叫‘新闻抒情诗’，指因有感于眼前发生的事件而写成的诗歌作品。这种诗歌全是‘急就章’。这种‘新闻抒情诗’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‘政治抒情诗’，也不是没有文学品质的‘标语口号诗’，而是以新闻点为背景和条件，能够写出人心内在活动、人情苦乐状况、人世风雨情态、人性痛感穴位、人类情感深海的具有诗性的反映社会生活的‘现实主义抒情诗’。这种诗应是真诗、正诗、好诗……写这种‘新闻抒情诗’人，不是曾被戏谑、嘲讽过无数次又无数次被亮丑的‘大事诗人’，而是肯于关注现实又不失人文情怀



的‘良知诗人’。我一直在这方面做着努力，可是，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。”

“新闻抒情诗”概念的提出和“现实主义抒情诗观”的自觉实践，正是徐国强先生诗歌创作的良知和善念。其实，关于“现实主义抒情诗”写作，诗圣杜甫的“三吏”“三别”早已给后人在诗歌的另一种写法打样，只是当下的一些所谓的诗人学不来罢了。同时，徐国强先生也从另一个方位，回答了文学作品为谁创作的基本问题。当然，当下的老百姓对很多所谓的诗人诗歌不买账，也从自己的坐标系里回答了“诗主私”，你的作品不关心关注老百姓，凭什么让老百姓关心关注你的诗呢。“新闻抒情诗”概念的提出和“现实主义抒情诗观”的自觉实践，正是徐国强的诗学胸怀的集中体现。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8级强烈地震，从5月15日起《河北日报》等载体连续刊发数首徐国强创作的《震撼》《汶川，我的兄弟，我将唐山抗震精神说给你听》《我歌唱废墟支起的炊火——写在灾后重建家园之际》等诗歌。其中《国旗降下那一刻——为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而作》写到：“从5月19日凌晨/国旗从我的头顶滑下/降到贴近我心脏的位置/恰好让整个灾区听到我股红跳动的脉搏/国旗从我的头顶滑下/降到我们眼前这部陡峭的救灾史的半坡/让我以垂下头颅而更显巨大的肩膀/来承受遥远高山间沉重的伤痛和巨大的折磨//……”这是一个唐山诗人对汶川表达的情感，这是唐山这座城市对汶川表达的共情。

悟性的坚强使其诗魂有着参透生命的豁达。真正的诗是善良的，无论是人是物还是山水田园。真正的诗是纯粹的，无论是直抒心意还是隐喻含蓄。真正的诗是美丽的，无

论是忧伤抑郁还是激情欢畅。徐国强先生的诗正是如此，他有着与诗共生的善良、纯粹和美丽。即使他写“病变”，让人看了依然是那么通透那么了然。“‘病’是病，‘变’是变/‘病’是疾病的病，‘变’是变化的变//这不相干的两个字是怎样连到一起的？/是谁的语义将它们相互粘上/又是经过谁的头脑，将二者留在了筛子上面/那么多汉字都漏下去顺着水流走了/为什么单单留下这两个/组成人的一条死路//我执意用蛮力将这两个字拆开/让“病”在病的地方病着/小小地折磨人，不接近大的痛苦/让‘变’在变的地方变化/在云头或大地深处，想怎么耍就怎么耍//让它们永远分别处在一个人命运的两端/不相会，不黏结，不搭配/一个在病中安心休养/一个在变中独自取乐/一个病——愈/一个变——好。”杨立元先生曾经说过，徐国强从性格到为人处世就是一个诗人。包括他面对人必须面对的生死。他得了世间所谓的“不治之症”后，并不忌讳、甚至自己主动谈论这个话题，酒该喝喝，诗该写写，诗风还是明朗的诗风，性格还是谈笑风生的性格。并且，经常出席诗歌创作研讨等等的文化、联谊活动。

有人说诗的最高境界是神性，那么可不可以说诗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拥有善念、看淡生死呢。不，我不止于此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，他将脚下这片泥土给他的爱、纯粹和灵感，又以爱、纯粹和灵感的方式反哺了这片土地。

经常地、继续地欣赏到您新创作的诗歌，让我们继续发现天上新的星星，是我们的期盼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为此，送给先生您人世间最俗且又是最珍贵的四个字：祝您平安！

童真

□ 刘亚轩

份焦急、那份慌乱、那份伤心的神情让人动容。我走过去抱起了小宝，好大一会儿还听他喃喃自语呢，我还想省下零用钱，给它买眼药、买狗粮呢……

到了山海关，一定得去“天下第一关”看看，一定去登长城。于是我边走边想给小宝讲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的故事，可他却说听过两遍了，奶奶和姥爷都讲过了。我就提议让他给我讲，没想到这么点小孩讲得有声有色，情感也悲悲切切。虽然说不了太长句，但还能加进自己的慨叹：这么高的山，那么大的砖，民工们多辛苦啊！孟姜女找不到丈夫，哭了，哭得多伤心呀！天昏地暗的，天愁地惨的，长城，都崩塌了几十里呢……最后，他站住，看定我，那孟姜女，是背着丈夫的尸骨，回家的吗？崩塌下来的城砖，是用卡车，拉上去了吗？听着他问的这些幼稚的问题，看着他那天真的表情，我真不忍心拒绝他，但也绝对回答不好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在去往燕塞湖的路上路过一个公园，看见一棵树上挂着两个鸟笼，有两个老人在树下谈笑风生。小宝停下来，长时间地注视笼子里的鸟，突然跑向一位老人，“爷爷，你把笼子里的鸟，放了吧！它在这个新家，是不高兴的。”“噢？它很高兴呀！你听这小音乐家唱得多美妙多动听呀！”“爷爷，鸟妈妈，会找来的，如果喂了霉子什么的，会毒死它的！”说着，小宝

急得眼泪流了下来，攥着人家衣角的两只小手攥得更紧了。姨夫赶忙过去抱起小宝跟人家解释，说是孩子听过一个故事，让人家别在意，小孩子嘛有时会很认真的。

怎么回事呢？故事是说一个孩子逮到一只画眉鸟放在后院的鸟笼里，小画眉很不安、很恐惧地飞来扑去。第二天发现一只成年的画眉在专心致志地喂小画眉，不用说这定是妈妈找来了，小画眉一口一口地吃了很多类似霉子的东西。次日，令人大惊失色的事情发生了，小画眉死了！鸟类学家阿瑟·威利给出这样的答案：当一只美洲画眉发现她的孩子被关在笼子里失去自由之后，就一定要喂小画眉足以致死的毒莓，她似乎坚信，孩子死了总比活着做囚徒好些。这犹如雷鸟般的结论给了小宝巨大的震动。他很不解地瞪着纯真无暇的大眼睛听大人几次三番、几次三番的解释，什么自由呀，囚徒呀，生命呀，最后，小宝认定一条真理，那就是小鸟是不能被关在笼子里的，于是，便有了“护鸟小使者”的系列行动。

“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”“做错事要表示歉意”“东西要放整齐”……这些在幼儿园学的知识小宝样样做得好，而且还监督大人。晌午过后，小宝的爸爸上班要晚了，小宝追着喊，要是迟到了，你就老老实实说，睡过头了，别说，路上堵车，也别说，闹钟坏啦，老师说，不要说谎！听到楼道里一串儿笑的回音：知道啦！

被宇宙遗忘

□ 扎兰·成吉思

我的眼睛
不是为宇宙睁开的
而是为了你
让我有幸遇见
一个星球神奇的土地
撒下什么种子就开什么花结什么果
蓝的是海洋
绿的是大地
动的是动物
我想揽她入怀
攀她于掌上高高托起

我随风踏云嬉闹奔跑
手持方天画戟
舞动闪电
披荆斩棘
触碰了山峰
响起晴空霹雳
吓得妖魔鬼怪
魂不附体惊悚战栗
为你为社为稷
我心甘情愿匍匐地下
做你贴身的辎重成就你的美丽

因为遨游得太久
因为太过于迷恋你
忘记了归程耗尽了能量失去了信号
我

我和这片惺惺相惜的土地
是否早已被宇宙忘记
忘记就忘记吧
星球只是一瞬间
苍茫的宇宙万万年
我架起天梯还早还要回到银河系
我一定会拜托各星系守护依依不舍的你

六月·我们

□ 新戴河初级中学七八班 许宸瑜

从妈妈的怀抱挣出来，
从童话的世界跳出来，
小小的我们一下子成了少年。
走进六月，一切都那么美好。
六月的阳光，洒满街道；
六月的鲜花，格外妖娆；
六月的我们，溢满欢笑。
走进青春的校园，
朗朗的书声煮沸整个拂晓。
我们在学海泛舟，激荡心潮；
我们在操场锻炼，热辣滚烫；
我们在网络漫步，苦练科技的舞蹈；
我们在劳技中探索，那是快乐的小调。
学校的十八般武艺，
让我们充实又苦恼；
但稚嫩的心中，
深藏梦想的闪耀，
只有课堂，才能让我们充满智慧，
学会创造。
少年的我们，
要努力成为羽翼丰满的鸟，
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号角，
戈壁滩，去种花；
大海里，去采宝；
太空中，探寻奥妙。
少年的我们，
终将在这祖国的大地上肆意奔跑。



大姨的孙子叫小宝，很俊气、乖巧、知性的一个孩子，虽然只有四岁半，但他遇事处事的所言所行让我这个成年人都感到惊叹。

去年夏天一个周末，我去山海关大姨家，第一次遇见了小宝，哇！这孩子真的让我眼前一亮！黑黑的头发、白净的脸庞、精致的五官、好看的头型体态哪哪都让人喜欢。见到我，在大人的提示下很有礼貌地站起来，“叔叔好！”他正在写字，个个字写得横平竖直，特别是“弯”字写得最好，我由衷地夸赞他，他抬起头，明澈的眸子突然流露出伤情，真诚地告诉我，“姥爷教我的。”我又随意地从他文具盒里拿起个直尺，他赶忙夺下，站起来，“别动！是姥爷给买的。”看着他那双纯真、又带有一丝伤感的大眼睛，我不由得为之一震，至于吗！

原来，小宝的姥爷刚刚去世了。据大姨说，小宝的姥爷是一名教师，刚办退休却因心脏病突然离世，这件事给了小宝很大的打击。姥爷生前教了小宝很多知识，写字、画画、背诵古诗、背三字经、算算术、讲故事、唱儿歌……小宝跟姥爷感情最深，按说，对于一个小孩儿来说姥爷去世已经几天了，应该忘了过去了，可小宝过不去，心心念念想姥爷，悲切的神情时时流露出来，以至于姥爷给买过的东西不准别人动，姥爷教过的知识记忆尤深，多么重情的一个孩子呀。